

我的“生存密码”

在集权管理结构中,做一个二号人物是很难的事情。

第一是心态。这是所有职业经理人都绕不过的一件事——我一直做老大的,突然做老二了,我也是很牛的一个人呀。我在微软的时候呼风唤雨,一来盛大,必须进行这么一个属于老二的心态调整。

第二是技巧。说穿了它也是一些潜规则,你一定要找到这种潜规则。比如我说,我去盛大的时候,有人就跟我讲,盛大现在最需要人才,微软是人才最多的地方,你去挖四五个来。我知道他本意一定是好的,可我就是一个人都不带,连秘书都不带。他当时很不解——为什么不愿意挖人来盛大?还是你挖不过人来?我说,我们盛大真的不需要挖。

盛大人才优秀吗?优秀。但跟微软比肯定部分不如微软,我没有挖人的原因是什么?假如我带来20个微软的人,一定会形成微软帮,盛大帮,本来没有帮派的,被我带来一个。虽然这些人头3个月一定很好用,但是3个月以后一定出大问题。

盛大员工一定会说:微软员工怎么么这样,来了之后还自以为是。只要

对一个人不满,就一直会衍生到对我的不满,那我为什么要造成别人的忌憚?任何一家公司,任何一个人带了自己的旧部来,一定是错误的开始。

再比如,我从刚进盛大时开始,坚持每天工作12小时,坚持了两年。现在想想其实也有点做作,我真需要每天在办公室坐12小时吗?不见得。但是盛大是创业文化,每个员工都是工作12小时,如果你按照外企8小时工作,没人看得上你。一定要通过这12小时,让他们在初级阶段就认同你,说唐骏也是抱着创业之心来盛大做事的。

第三个是理解。你要得到周围很多人的理解,员工的理解,陈天桥的理解。我不挖人,陈天桥都不理解我,我最后做成了事来说服他。

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能力——你到底能给盛大带来什么?很多人也质疑,唐骏你就是一个花瓶,用一年就差不多了。为什么经常有谣传说唐骏离开?就是因为是花瓶嘛。花瓶这东西看完了就够了,又不是结婚,结婚还能用。你这经理人就是花瓶,把盛大名声做大了就可以走人了。我唐

骏是有点明星化,但是我在基本上从来不会放松自己,人家最终也是看你的基本面:勤奋、办事能力、为人,这些我永远不会放弃。

但是说到底,这些总结都来自于对人性的预估。我在街上看到一个陌生人,我会想他在想什么。对人性的琢磨已经成了我的习惯了。第一我喜欢简单,第二我喜欢坦诚。

如果你了解我比较多,你会发现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。简单有什么好处呢?就是碰到复杂的人他拿你也没有办法,因为你简单。他很复杂,他很会玩权术,你也会玩,但是你玩不过他,你会受伤。反而你玩我不玩,我们两个的游戏规则不一样,套路不一样的话,他没法跟你交手。你做到简单,最后没有人跟你交手。无招胜有招,或者说以静制动,我不动,你来了好了。这是我在过去的职业生涯当中给自己得出的结论。

最终,我希望唐骏式的成功是可以复制的。这种成功的核心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性格,比如阳光、开朗、负责。如果一个男人一定要选择一样品质,我选厚道。最好的性格就是不挑剔别人的性格。这不是没性格,而是说,这性格已经经历考验,固定成了一种唐骏模式,任何人都可以很好地跟这种模式相处,好的话还能喜欢上它。

摘自《中国企业家》

在我的印象中,在单位里,所有与我有关的坏消息,都是他告诉我的。他告诉我,我的职称问题泡汤了;他告诉我,领导对我最近的印象不太好;他告诉我,和某个女同事走得近了,外面已经有传言了;他告诉我,我报上去的计划又没通过……他总是及时带来这些让人沮丧的坏消息。

然后,他重重地拍拍我的肩膀。我感受到了他的手掌里传导过来的力量。在我最困难的时候,他总是在我身边。

有人喜欢将好消息告诉你,那是因为他们总是乐于与别人分享好消息所带来的喜悦;也有人常常将坏消息带给你,这些坏消息,让你懊恼,让你沮丧,让你愤怒,让你疯狂,甚至让你绝望。

好的消息,可以分享;而坏的消息,需要分担。很多时候,告诉你坏消息的人,正是耸起肩膀,准备和你一起扛起重担的人。

摘自《齐鲁晚报》

尊重人性里的不完美

美国《探询者》杂志邀请了一位年轻性感的女演员做了一次有趣的试验:由这名叫萨莉马林斯的22岁姑娘独自扮演5种不同的角色,在同一地点手举“停车”牌等候救援,以验证何种“色相”对男人更具有吸引力。

第一次她装扮成一位职业女性,在1.5分钟内共有62辆汽车通过,但只有1辆车停下来愿向她提供帮助。

第二次她装扮成一位孕妇,在2.5分钟内驶过100多辆车,却没有一辆车停下来。

第三次她装扮成了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。5分钟内有200多辆汽车驶过,只有1辆车停下来。

不用眼睛看男生

我刚一进上海戏曲学院校门口的时候,感到整个校园都破破烂烂的,最显眼的是那几幢专家楼,很老很旧。

不过,给我印象最深的,倒是一次上表演课的时候。给我们上表演课的是谷亦安教授,他总会别出心裁,使我们有所领悟,我特别喜欢上他的课。而那天的课就更加特别。

以前上课的时候,我们顶多会躺在地上,闭目“倾听”大海的声音。一个偌大的练功房哪来的大海呀?我们只能全凭想象,最后还要表演出来。刚开始的时候,我们真是赶鸭子上架,无所适从。谷教授就告诉我们要感受内心的世界,这样才能在表演的时候真正地表现出人物的力度。

说归说,内心世界怎么看呀?难道要装一个内窥镜不成?

于是有一天,谷教授说:“咱们来做一个游戏,演一个日本电影吧,我需要一女生来演女主角。”我都不太了解谷教授葫芦里卖的药,但是我特意低下头,不看谷教授。

事情都是这样:如果大家都往后站,你也得往后靠,不然你就站到了前边;如果大家都抬头向前看,你千万别低头,不然你就会被谷教授

第四次她戴上彩色假发,穿着大花衬衫,一副嬉皮士打扮。想不到15分钟内驶过了353辆轿车、摩托车、货车,竟没有一辆停下来,甚至连车速都没减。

第五次,她换上了一条性感的超短裙,裸露着漂亮的大美腿,微笑着站在路边,扭着那浑圆的小屁股!不到30秒钟,路过的第1辆车就在她面前主动地停了下来。

这就是赤裸残酷的现实,人性里的光辉或者灰黯,都会让我们吓一跳,因为“无记名”,因为太真实。不同的角色可以有不同的“获得”,当然是在不同的时空里。如果转换

时空,索求的不是搭便车,我相信,目的不同,结果也是不一样的。所以,不要对人性抱悲观态度。人性里有善也有恶,还有更多的是不好坏或者可以随时间改变性质的东西,我们应该学会泰然面对,然后尽量“激发”他人的善念。

我们的生活或者生命,都是要趋利避害的,具有另外一种高级“趋光性”。我们不仅要了解人性的优点,还要尊重人性里的种种不完美,以便更好地保护自己。人生有许多无奈,比如老去,比如渐渐被人忽略……但是,你可以在尊重人性的种种可能之后,学会更洒脱地面对这些大家都要面对的问题,然后让心灵取得平衡。是的,人生在世,很多时候的“好”,不是得到什么而满足心灵,而是放弃些什么让心里平衡。

摘自《银川晚报》

我就这样一个一个地摸过去,心想:班上的帅哥那么多,随便拎出来就够当男仆了,这费什么事呀?这样想着,心里就轻松了许多。于是,我仔细地挑了起来。虽说男仆,要是面相不好,也丢我的脸不是?

不行,这双手太冷,一定冷血;不行,那双手太嫩,小孩子;不行……我感到马上就要到队尾了,心里才开始隐隐地有点着急。就在这时,我发现了一双“完美”的手。它是那么的温暖,像上海冬天的电暖气;还有点湿润吧,刚上大一,估计大家还不熟,一定是一个羞怯的大男孩。

凭着感觉,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很帅,并且很体贴的男生,有这样的男生做男仆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?

我“嘻嘻”地笑了两声。“就是他吧。”我说。说完我就摘下眼罩,然后,我就傻眼了。

那个男生挠着后脑勺,不好意思地笑了。他矮矮胖胖的,是我们表演系公认的“丑星”。于是有几个同学开始窃笑,接着是那几个比较爱闹事的男生,恭喜我找到心目中理想的“男仆”;另几个就说我的眼光很是特别。

等大家都闹够了,谷教授却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:“你们现在明白了吧,其实用眼睛看到的,并不一定是真相;用手感觉到的,并不一定和眼睛看到的一样。你们应该学会去用心把握一个人,而不是眼睛。”

摘自《中学生博览·综合版》

ZHENGZHOU DAILY

编辑 郑大芝 电话 67655582 E-mail:zzwbwh1616@sina.com

非常男女

牵手情放手爱

那天晚上,我们聚在一起,说起爱情。

一个叫小宋的记者,说的爱情,无疑是最震撼的。

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,都是知识分子,经人介绍,他们结了婚。那个年代,很少有人先恋爱、再结婚的,何况年轻的时候,容易盲目,盲目的结婚,盲目的生孩子,盲目的过一辈子。

他们也一样,生了孩子,一直在吵架,一直在打闹,闹了很多次离婚,分居很多次。后来,一个孩子说:“如果你们再闹,我就自杀。”

他们不闹了,那时,他们只有30岁,于是他们有了一个约定,等到60岁时,孩子长大了,他们也该退休了,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和生活。

这是两个人的秘密,没有和任何人提过。

男人喜欢沉稳安静的女人,陪他在一起听戏、聊天,他不喜欢张扬的女人。

女人喜欢热闹,觉得像男人那样活一辈子,太委屈自己,至少他不是她中意的人。

60岁这年,他们都已退休,接着办好离婚手续。此时,儿女们全在国

外。

好多人笑话他们:“60岁的人了,离什么婚呀,这不是有病吗?”

他们平静的分手,所有的财产都一分为二,男人搬到乡下,他早就有一个梦想,在有山有水的地方,盖两间小屋,种点小菜、小花,喝点小酒,听点小戏,过一过门前种花、屋后种树的生活。再有一个温柔的女人,那就更好,他的要求不多。

女人也不愿意住在郊区,她搬到城市最热闹的地方,离超市五分钟,方便;离广场三分钟,方便;离街心公园十分钟,方便,而且到处是人,多热闹。

一年后,他们找到了各自的老伴儿。

男人找的老伴,是村里的一个老太太,不好看,没文化,老头在前两年死了,她一个人过,也爱种种花、养养猫啊狗的。一来二去,两个人结婚了,一起种点小菜,听听戏,老太太话不多,特别温柔,男人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两个人一起散步,女人跟在后面,他说什么,她就说“嗯”。男人想,这一辈子,自己就想要这么一个女人,多好呀。

女人也结婚了,找了一个早晨在广场上跳舞认识的男人。他是老留学生,作风洋派,一看这个女人,就觉得有意思,活的多自在啊,热闹。热闹就是生活啊,他也是单身,一个人生活多年,就喜欢热闹,在午后好凑个场子,四五十个人,再打打麻将,多美妙的生活啊。

他和她都觉得幸福无比。有人说,看那个男人多没品位,怎么找了一个乡下的老太太?男人不解释。因为乡下老太太不漂亮,不风情,可是,她是他心灵的港湾,明白他,懂得他,在世界上,还有比懂得更重要的事情吗?

他们像朋友一样走动起来。

女人说:“多亏我们离婚了,现在我们多么好,否则,就是对方的监狱。”

男人说:“离了婚我才知道,原来我想过这样的生活。”

小宋说完这个故事,我们都听呆了。

小宋问:“你们说,他们是什么关系?”

我们答不出。

小宋说:“我觉得,这就是另一种爱情。他们懂得,放手才是爱对方,才是让对方幸福的唯一出路。爱一个人,给她自由,这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
我想,这样的离婚是可以理解的,也许它是爱情的一种。

摘自《爱情故事》

不了问题,他要为她重新设计人生。

他鼓励她绘画,并在他认为比较满意的作品上题字。她在他的帮助下,终于重拾生活的乐趣。每回看到他题的字,她都像孩子似的高兴。在丈夫给她的书房里,二十多年,她完成了几千幅花鸟画和十几本回忆录。这对原本大字不识的她来说,是多么大的提升啊。

他习惯了与她相伴的日子,习惯了他们在各自的书房里快乐地忙碌。可有一天,她突然病故。她的离去,让他无法相信,此后,他一直住在她的书房里,到死也没有离开,他甚至失去所有灵感,写不出任何东西。

五年后的同一月,他追随她而去,他们终于永远不会分开了。他们用一生的忠诚,忠于彼此,不离不弃。他们用不求回报的付出,成全了一场绝代的爱情。

摘自《意味》

婚姻不要一百分

女友静在生活中是个追求完美的人,两年前,走进婚姻殿堂的时候,她说她期待中的婚姻是完美的100分,左手捧着满满的浪漫爱情,右手则是坚实的物质基础。

静的老公对她十分体贴,家务活全是她老公做,在她老公的眼里,静就是一个公主。百分百的爱情不缺了,可丰厚的物质基础还差了那么点,于是,婚后,静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换一套漂亮的大房子,因此,她一天到晚就盼着做小职员的老公快点升职加薪。可当她的老公连续两年拿回家的薪水总在原地

年轻的好处,是相信有无限的可能。可以浪费的青春如此悠长,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呢?

只要有一个异性对你微笑,你便会相信自己跟他有发展的可能。在第二次见面之前,你已经把两个人之间的事幻想了不知多少遍。即使最后成空,也不会沮丧。除了年轻人,谁又会把一个微笑想得那么遥远?

当你失恋的时候,你在悲观之中却也看到了一丝曙光——谁说你不会遇上更爱你的人呢?那个不爱你

的人,是愚蠢的,他抹杀了你所有的可能,他竟然不知道你会变得更好。当才华被欣赏的时候,你会马上变得雄心壮志,以为大地就在你的脚下。那时没有不可能的爱,没有不可

踏步的时候,静看着别人的老公挣着大钱,心里难免生出羡慕,好几次,静有意在自己老公的面前流露出了羡慕别人打拼的成果,买了车子,换了房子。这个时候,她的老公总是好脾气地对她说:“你不要着急,我会做出成绩来的。”

有一天,女友静下班回家又对着她的老公说,她以前上学时看不上那个男生如今已经有自己的公司了。突然,她的老公像被踩着了老虎尾巴,因此,她大吼:“谁好你嫁谁去啊!”于是,女友静和她的先生大吵了一架。他不能挣钱也就罢了,脾气还这么臭,

能婚姻也没有不可能的梦想。一天,当我们蓦地抬头,看见阳光下青鸟翩然飞过,叛逆却已转弱,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所有的可能性都有限制。

不再无限可能

当年渐高,当一个异性对你微笑的时候,你竟然会告诉自己:“还是不要胡思乱想了!”即使不是如此,你

女友越来越郁闷。那段时间,她和老公小吵天天有,大吵三六九。她对当时还未步入婚姻殿堂的我说:“这简直是场不及格的婚姻。”

不久,静来参加我的婚礼,她忍不住对我说,你别把婚姻想得那么好,结了婚你就会发现,婚姻里有许多不如意。向来大大咧咧的我嫣然一笑说:“不会呀,我的婚姻只要60分就好了。”静有点疑惑地看着我,我接着说:“不完美没关系,我不期望它完美。假如我的婚姻本来只有60分,却给了它100分的期望,失望和抱怨只会让婚姻的质量直线下跌。”

追求完美的婚姻让人永不甘心的,所以精疲力竭。而60分的婚姻,却能让让我们理性地看待婚姻中不足的地方,也能让我们善待自己,善待别人。

摘自《新民晚报》

也会好好考虑一下这个人是否适合你。然后,你又告诉自己:“其实每个人都差不多,还是不要自寻烦恼了!”

失恋时,你会埋怨为什么不早一点失恋。你比以前更了解爱情,却看得太透彻了,有时会觉得疲倦和失望。你不再骄傲地以为大地就在你的脚下;听到别人赞美时,你会怀疑他是在奉承你。

一天,当我们蓦地抬头,看见阳光下青鸟翩然飞过,叛逆却已转弱,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所有的可能性都有限制。

摘自《时代青年》

想时,有浪漫女子来理解他的情怀;他穷愁潦倒生命尽头,有劳动妇女忠实相伴送终。如果顺序打乱,都不行。

人生的不同阶段不同景况,对伴侣的要求大相径庭。我有个朋友,到后来才深刻体会到这一点。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,希望像《浮生六记》那样夫唱妇随随情逸趣,可惜他的妻子将这些一概斥之为酸,大大咧咧一点不会小鸟依人。他痛苦到一度想离婚。人到中年他查出癌症晚期,失魂落魄无法面对,妻子不流泪不慌张,镇定如常,选择最佳方案,陪伴他治疗,康复走出低谷。他说:“才知道我的妻子这么好!要是没有这一场病,他也许永远不会知道。”

如果爱仅仅只是需要,就会有太多的错误。

摘自《羊城晚报》

一生的忠诚

那年,吴祖光从香港回来,老舍介绍他和唱评剧的新凤霞相识。表面上看,两个人十分般配,吴祖光出身于诗书世家;而新凤霞出身贫农,不识字。然而,他们却恋爱了。

他欣赏她清脆的嗓音和她在舞台上表演时的脱俗扮相,她仰慕他的才华。面对外界的压力,她说:评剧是我的生命,吴祖光是支撑我生命的灵魂。如果不能两全,我宁要吴祖光。

恩爱幸福的日子还没过够,动荡的局势便将他们卷入一场场旋涡。吴祖光在“反右”运动中被打成右

派。文化部把她召去,说只要她同丈夫离婚,就可继续她正值巅峰的演艺事业。她却说:祖光是好人,我等他。就是这样一句话,让她下了舞台就去刷马桶。

好容易等了三年,把吴祖光从北大荒等回来,还没来得及喘息,接着的“文革”,又让她变成了残疾人。

当所有风云散尽,迎接他们的是已衰老的容颜,以及她残疾的身体,他更加心疼她。

面对不能再上舞台的事实,她哭泣。他却说:不许哭!他知道哭泣解决